

# 自制木莲冻记

沈东海

随着年岁增长，我对过去的东西越来越感兴趣，比如古村落、流传过的故事、尘封的历史、即将消失的手艺，以及被人渐渐淡忘的传统美食。

四年前，冥冥中总有一双手推着我，要我去接触它、研究它、写它，甚至于尝试着做一次它。它便是木莲冻。

当年我研究了很久，自以为了解得很透彻。一天傍晚，我约上哥们周杰就出门了。起先，他听说我要去摘那东西，却不知我说的是啥。没办法，我只能从网上找许多图片，并告诉他，这东西是匍匐灌木，喜好攀援，大多长在古树、崖壁、老宅，以及古桥上。他看了说：“就这啊！这东西很多，村里就有啊！”

当晚，我们去了他外婆家。一进院子，我就看到了它，长在一间低矮的破茅草屋顶上。这时，他外婆出来了，问他：“今天怎么过来了？”他指着木莲果，说来看这个。“这个啊，不能吃的，村里好多人来看过，能吃的早就摘完了。”他儿媳迎了出来，慢吞吞地说着。对此，我将信将疑，按道理讲，这是木莲果无疑。这时他外婆说：“是的，这个不是木莲，木莲和它长得很像，但里面是红色的。”听到这，我更困惑了，我只知道这东西分公母，怎么还有红色的？我不解，随即摘下一个果子，用指甲剖开，露出里面白白的籽。它的籽和木莲籽差不多，只是颜色略淡了一点。其间我还发现了些“人”字形的果子，碧绿色，内白，像两根搭在一起的红豆荚。细寻它的枝叶，像是从木莲藤里直接长出来的。这就让我更困惑了，难道是我错了？

带着这些疑问，我回了家。在路上，我仔细琢磨，依旧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。朋友因此笑话我，说他外婆都八十多了，难道还不知道？难道去她家看的人也都不知道？说到这，我被驳得哑口无言，只能沉默。

回到家，我仔细思量，她外婆口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按逻辑推理，假如她说的不假，那这东西只有一种可能，是公果。上网一查，乐了，没想到真被我蒙对了。以前我只知它分公母，没想到公的内壁居然是红色的。而“人”字形的果子，是络石，《本草图经》中记载：“络石……薛荔（木莲的学名）与此相似（指枝叶）。”它们能长在一起，也算是验证了古书中的这句话，却差一点，把我给迷惑了。

当晚，我把剖开的公母木莲果图片给朋友，他爽快认错，还问道：“要不明天再去那摘点吧？”我说算了，一是这果子八九月才成熟，时间还没到；还有人家说了不是，再去，就尴尬了。

这样等到八月中旬，朋友又带着我去了别的村。这哥们这方面比我强，有些我偶尔也路过的地方，居然也有木莲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我们就近看了几棵樟树，木莲根像一只只乌贼，用巨大的触须，牢牢地抓在树干上。果子挂在树梢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棵树结的。站在树下，我说：“这些果都是公果，因为底是平的，像个未成熟的小莲蓬，正如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提到的如莲房般的木莲，指的就是这。公果分量轻，里面籽少，或无籽，用手捏果子像海绵，是软的。”朋友不信，觉得男女易辨，而这果子难道也能分辨？于是他猴一样爬上了树，摘了一个，断口处流下几滴牛奶般的汁水，掰开一看，果如我所言。朋友问：“哪里是母果，你指给我看，我去摘。”我仔细看了看，说这都是公的，母的像无花果，它们雌雄异株的。换了个地方，没想到还是这样，最后看天色不早，摘了一小袋公果，准备先试试看。

公果籽少，呈黄白色，剖开来只有一小调羹，把它全挖出来也蛮费时费力的。等我坐在客厅里做着这些时，老妈问我在搞啥，还问我爸认识不。我说是吃的。她说她不敢吃，怕毒着。等老妈见了，也让我扔了，怕吃出问题。等我挖完籽，朋友圈一发，引来许多人围观，除一位文友和日报编辑询问我是否做木莲冻，其他人一概不知。这不由得令我心生感叹：曾红极一时的木莲冻，怎会落到这地步，令人惋惜。

等第二天下班，我回到家，把晒干的木莲籽装进纱布袋里，口子扎紧，拿到一盆清水里搓洗。因第一次做，水放得比较少，怕出错。没想到不一会儿，果胶越挤越多，越挤越浓稠，像奶黄色的油菜花蜂蜜，无奈中途加了几次水稀释，然后将盆面的浮沫刮去，过滤。半小时后，我加了一包用水化开的藕粉做凝固剂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过了一个多小时，竟没凝住。文章写到此，木莲冻没做成，骑虎难下，真不知该如何。

这时，我转而想到了另一种凝固剂——中华牙膏。从超市买来一支牙膏，薄荷味的，用水化开，加入一碗从盆里舀出的果胶，十分钟后，没凝住；二十分钟后，还是如此；半小时后……

我不想为了写这篇文章而撒谎，那次我确实失败了。究其原因，那包藕粉因含有莲子粉、麦芽乳精，成分有点杂。而牙膏虽是中华牌的，但是个新的系列产品，可能成分也不对。

这时，我不由得在心中感叹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对此，我没有抱怨，但一时也没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因。可我不会放弃，下决心有机会再尝试一次。冥冥中总有种使命感召唤着我，要我把它传承下去。最后成败，就看天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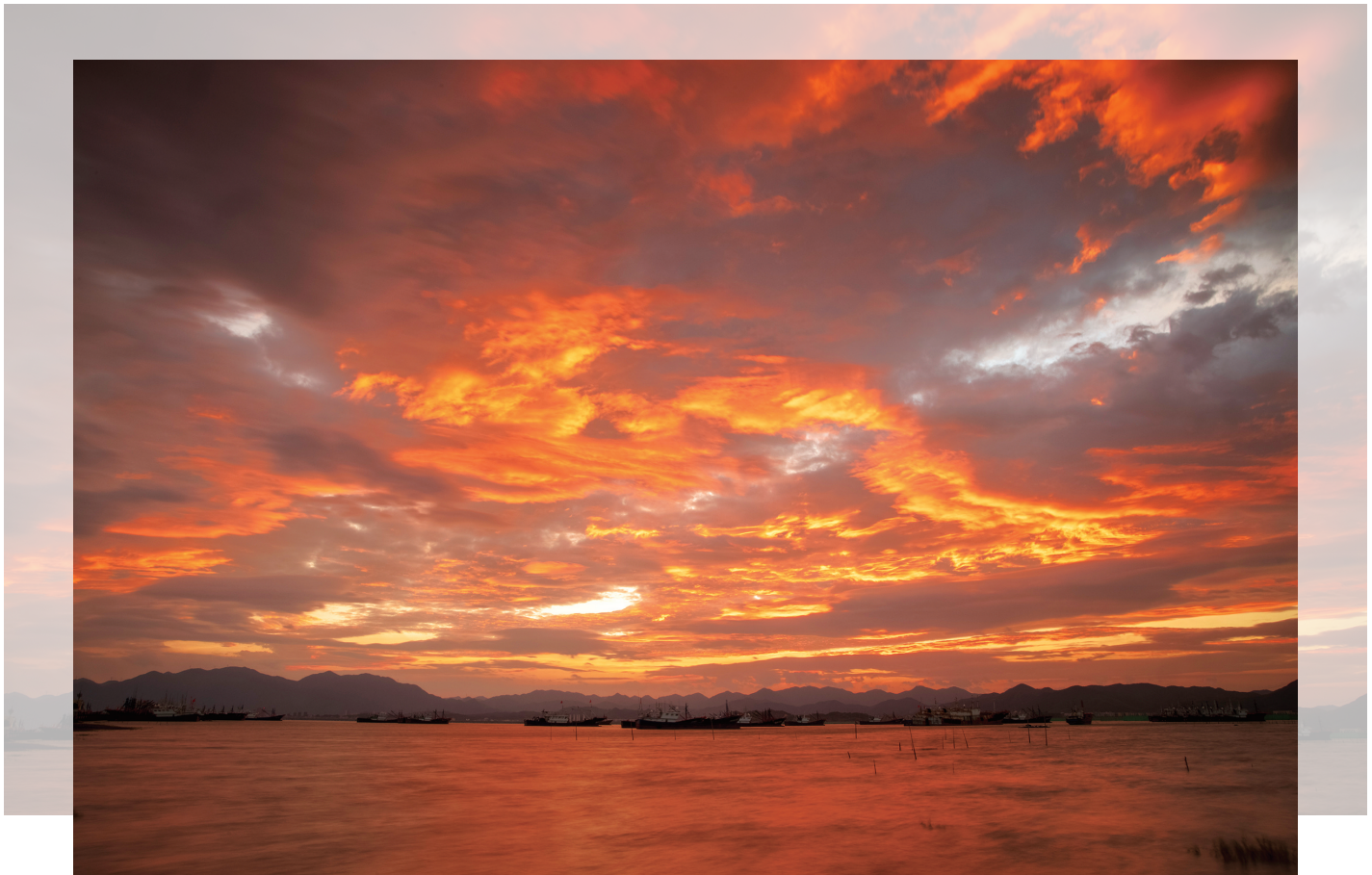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样到了今年，我对它还念念不忘，于是开始又一次尝试。但与之前相比，这次应该事半功倍了。因为我已找到一片母木莲果，而之前看过我作品的一吴夹歪朋友，他今年刚试做成功了。总的来讲，失败的原因，一是果子不对（用了公果），二是果胶掺水后变得太稀，三是选错了凝固剂，还有就是用的水也有问题。现在喝的自来水，用老一辈人来说，不好做，最好用井水，或者矿泉水，这些都被我那朋友证实了。他像一个科学工作者，用不同的水，不同的配比，不同的凝固剂，做了无数次实验，关键还把把这些数据记在了本里，这样的年轻人，做这样的事，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。简单来说，不加任何凝固剂的前提下，用自来水几乎很难成功，除非果胶挤得很浓，且需静置的时间非常长，往往这样还不一定能成功。而用矿泉水，相对而言就容易很多。他给我的数据是800毫升的水，加25克籽，静置一夜，就能凝住。这样做出来的木莲冻略厚，他建议可再多加一些水；而同样的配比，用自来水就凝不住，你说神不神奇？

而若是要凝得快，果胶挤得少，效果又得好，就得加各种凝固剂。而加了凝固剂后，对水的要求不高，用自来水效果也很好。他加过的凝固剂种类繁多，有石灰粉、米粉、茄子等。相对而言，掺石灰粉的效果最好，见效最快，色泽最漂亮，而且透明，呈现出淡淡的诱人的菊黄色。放了石灰粉，一般也要几小时才能凝固；因他觉得吃这东西不好，加的量极少，当时大概只加了一两克。用他的话说，石灰粉放得越多，起效越快。而石灰粉的做法，也不是直接加的，而是取适量的石灰粉（一斤水加四五克），放入清水里搅拌均匀，沉淀后取上面的清水，少量缓缓地加入果胶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到略有阻力感，果胶呈略稀的浆糊状即可。果胶的浓与淡，最终影响到木莲冻的口感。太厚，做出来的木莲冻太硬，不好吃；太稀，静置的时间太长，失败几率大。要注意的是，切不可将杯底的石灰倒进去，不然吃了总归不好。而加米粉，效果也还可以，只是色较差，不透明，呈淡淡的略显混浊的乳白色。他提供的比例是25克籽配1.8升水和15克米饭；而水加到2升，则会显得更白（透明）一点。而加茄子，虽效果也还行，只是这色和味，都太差了。其他的，如中华牙膏和藕粉等，他也都试过，都失败了。这里我只是简略地记录，跟他具体做的那些工作比起来，真是九牛一毛。

那之后，我搞了些木莲果，取籽晒干，又特意跑到九龙湖横溪取了龙泉泉的泉水，开始依葫芦画瓢各种尝试，终于成功了。待木莲冻凝固，加糖水与薄荷水，便可以吃了。这种木莲冻，才是宁波老底子的味道，最正宗。而市面上卖的无论是成品木莲冻，还是半成品白凉粉等，都不正宗。它们大多是用魔芋粉等掺杂着做的替代品。正宗的木莲冻呈淡淡的诱人的菊黄色，入口有种植物特有的清香味，是无色透明的魔芋冻等所不能比的。

吃着这一碗木莲冻，不由得想起儿时。记得那时的农村，普遍很穷，进入盛夏，没冰箱、没空调，也没零食，而一碗木莲冻便是最好的冷饮。那时，宁波人都叫它“叶霍”，或者“茉莉冻”。而木莲与茉莉，在宁波话里同音。那时我人傻且笨，不好学，对诸事又不喜欢研究，还以为木莲冻就是用茉莉花做的。这东西我家没做过，记得最深的是读杜郭小学时，每年夏天，放学的时候，在校门口，总会来一个邻村的老妪，坐那卖木莲冻。一大盆晶莹剔透的木莲冻像一块千年寒冰，被养在一个大木盆里，旁边还放着两个雪碧瓶，分别装着白糖水和薄荷水。谁要买，花五毛钱便可来一小碗。用圆形的大铁勺，像刮豆腐脑似的，舀出几勺，分别射入（瓶盖有孔）一点糖水与薄荷水，给个瓷勺，便可以吃了。那时我家有两个小孩，穷且节俭，别人吃木莲冻，过嘴瘾，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过眼瘾。那时常和我玩的是朱斌，偶尔他看不过去，会让我尝一勺，好吃。这味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也同时见证了我和他那段儿时的友谊。

一碗小小的木莲冻，没想到絮絮叨叨了这么多，我为自己的成功，而略感欣慰，仿佛心中放下了一块石头，同时将此文献给同样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。希望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，也能得到一点心灵上的慰藉，这便是一种双赢。



晚霞 韩晓霞 摄

## 那盆甘蔗，真甜啊

冯秋玲

十几年前，邻居和我说起她孩子不肯学习，成绩班级垫底，特别是语文，老是不交作业，自己每天干活忙得要命还经常被老师“叫家长”。看她怒气冲冲、身心俱疲的样子，我动了恻隐之心说：“我没当过老师，如果你相信我，让孩子每天放学到我家来吧，我督促孩子做好作业回家。”于是从第二天起，孩子放学就来我家了。吃过我做的点心，孩子开始做作业。一个多小时左右，孩子说做好了，我把检查中的错误讲解了一遍，心里窃喜，觉得这孩子不难带。

这样的情形过了三天，双休日有作业，孩子从一开始就磨蹭着，点心吃了一个多小时，懒懒地听我的指导、催促，就是不动笔，后来索性趴在桌子上。我既累又烦，对孩子说，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，我不想带你了。孩子慢吞吞地收拾好书包，走了。我给邻居打了电话表示歉意。不料第二个周六，中饭才罢，孩子又来了，还带来两个同学和他们的家长。其中一位家长说，这三个孩子是班里语文垫底的，作文特别不好，我们都是外地人，打工忙，求求老师收下他们，只要小学能毕业就行。想想管孩子的苦和累，我犹豫了；又想想家长们也不容易，我就算做好事，让这些外来打工的喘口气吧。其中一个家长见我犹豫，马上先叫了我一声“老师”，我说我不是老师，也不会上课，你们只要给点心钱就行，孩子

韩伟定

一次搬家前的整理，翻箱倒柜，眼前“跳”出一张发黄的毕业文凭，把我的思绪带回三十多年前的电大学习生涯。

记得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获悉市里将开办第一届电大班“土木建筑”专业，课程正好与我当时工作对口，就迫不及待报了名。

那时电大实行的是宽进严出，入学无需考试，是一次无门槛入学的好机会。读书是我梦寐以求之事，在迈入电大开始学习之时，我心里暗暗庆幸，一定要把握机遇，刻苦努力，补上大专这一课。土木建筑属于理科类，许多课程，像高等数学、理论力学等都需要相应基础。对于一个初中文化，年龄四十多岁的“老童生”，其学习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当时，班里大多是高中毕业、就业不久的年轻人。年龄差、文化差悬殊的学生，竟然能并肩同窗三载，这也许是在电大里才会出现的独特风景。

电大的严格在于专业授课、统一命题、集中批卷，三个环节都互不相关。所以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备案的电大文凭是过硬的，据说还获许多国家的认可。

第一学期期末全国统考，宁波考场气氛肃穆，偌大的教室里一片寂静，监考老师

们也像邻居一样叫我嬷嬷吧。

那天孩子们表现特好，主动写好作业，只是作文实在不行。我一个个给他们指出来，让他们重写。折腾到傍晚，总算文通字顺，我却累得没力气做饭了。

虽然辛苦，但想想孩子们认真的神态和家长们无助的双眼，我还是选择坚持。

我出了几张测试卷，评估他们的实力，真是差得各有千秋。于是，我平时让他们吃完点心马上做作业，还规定时间，超时不批改，而且下次不能吃点心。周六编写不同试卷，分别补课；周日写作文，也限时交卷，超时不改。有进步的可以留下，受批评三次就不用来了。孩子们如有一点点进步就夸奖：在学校一次正确发言就有奖励（过去三个孩子都不主动发言的）。一个月评一次最大进步奖，奖励《读者》一本。考试成绩及格，奖励《读者》两本。孩子们因此迫使我赶，期末考试，三个孩子都及格了。我真是喜出望外，不仅奖励《读者》，还给孩子们每人订了《宁波晚报》。

寒假里，时间充裕，我开始和孩子们“玩”起了《宁波晚报》的“小记者”“三江月”栏目。“小记者”生动活泼，写的都是孩子们身边的事，我让他们根据报纸题目做口头作文，续写、改写、重写都可以。孩子们觉得很新奇，思路大开，发言踊跃。最开心是我们“玩”三江月。三江月栏目的文章都是编辑老师慧眼识珠在众多的高手里精选的，又修改过，篇篇精彩。我让孩子们先朗

## 我的电大学习生涯

轻轻穿梭走道间，墙上挂钟的嘀嗒声，伴随着我怦怦的心跳声，心里紧张极了，面对试卷，双手发抖，头脑一片茫然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考试结果出来，我应考的三门课，竟有二门不及格，都得了五十分，虽然离合格标准仅差几分，但电大规定，差一分也是不及格，还得统一补考。当晚睡梦中，隐约望见斜斜地躺在试卷右上角的红色分数。我震惊了，在我的学生生涯中，第一次领略了不及格的滋味，羞涩、心酸、悔恨，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

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爬起。吸取教训，转变思路，调整方法……首先，我抓紧复习三角函数基础知识，其次，增加新课预习步骤。听课中，一丝不苟，弄懂概念。然后自我加压，大幅增加作业量。做到课前、课中、课后三个环节，环环相扣，无缝对接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持久自律和默默努力之后，我慢慢地在学习中悟出了一些道理，找准规律，不死记硬背，通过步步演绎，进行逻辑推理，探索求证秘诀，从学习中获得趣味和快乐。此后，所有考试都一次性顺利通过，取得了相应的学分。

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学习的道路上，没有捷径可走，“勤奋”“刻苦”“付出”是必不可少。三年电大学习生涯中，我也付出了不少代价：久盯屏幕的双眼视力退化严重，不得已，早早戴上了老

读两遍。每一篇文章既有音乐美，也有画面感，听着如天籁之音般的朗读，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这快乐的朗读之中。我分析文章的选材、结构等，还让孩子们用奇思妙想改写文章，也让孩子们把好词佳句抄下来，每月评比谁记得最多。我把“我手写我心，玩着写作文”的理念深深植入孩子们的心里，也培养着孩子们的自信心。

我不是老师，而是孩子们的玩伴。一个寒假，孩子们觉得在嬷嬷那里很开心，我也愿意和他们一起“玩”作文。孩子们学得快乐，我也从中得到学习。开学了，孩子们的面貌焕然一新：期初考试，三个孩子成绩排进班级前十，而且作文都在25分以上（总分30分）。他们的班主任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有啥诀窍，我说我就是让他们放学了有地方去，然后陪着他们玩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写作量大增。

那天下午我买了好多甘蔗，洗好切段。我说，孩子们，今天你们的班主任来了电话，大大地表扬了你们，以后我们要用更多的办法“玩”作文，好不好？愿你们将来也像甘蔗一样节节高，蜜蜜甜！那天，我们共享甜蜜的甘蔗，共同畅谈忘我的努力是何等快乐、战胜自己的惰性是何等快乐，努力换来的收获是何等快乐！而这种通过努力建立的自信会伴大家终生，让大家再也不惧人生的风雨！

现在，当年的孩子都工作了，分别当了小学语文老师、少年宫舞蹈老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经理，都是自信满满的优秀员工。过年时，大家相聚，总有一盆甜滋滋的甘蔗。

花镜。最后一学期，因为过度疲劳引发肺炎，口吐鲜血不止，请病假二月有余。但“坏事”也是“好事”，虽在在家休养之中，病魔折腾之时，我仍坚持不懈，将全部精力投入学习，做到：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。由于病假，我复习时间特别充沛，知识理解熟透，最后面对考卷，我得心应手，游刃有余，取得了优异成绩。

三年之后，我终于如期毕业，拿到了红色封面，内页贴有照片，照片上盖着浙江广播电视大学钢印的毕业证书。宁波第一届电大“土木建筑”班，起始学员108人，通过三年全部课程考试合格，最终拿到文凭，准予如期毕业的只有7人，我有幸成为让人羡慕的其中之一。不到百分之七的毕业率，证实了“电大进去容易，出来难”的说法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我的电大文凭真是来之不易！如今，毕业文凭虽已泛黄，但红色封面依然鲜艳，“浙江广播电视大学”，毕业证书里上下二排烫金文字，仍在闪烁发光。我凝视着它，心潮起伏，感慨万千。鲜红的文凭里，倾注着我整整三年的心血！此时，我的心灵深处悟出了这样的道理：做任何一件事，不但要有决心，还要有毅力，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恒心。只有坚持不懈、持之以恒，就不怕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。

岁月如梭，往事如烟，三年电大的学习生涯，我收获的不仅是一纸文凭，更是收获了做人做事的真谛！

